皇明詞林人物考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九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褶媺閱訂

章道華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家石湖傍爲吳人而公生則巳警穎九歲善屬文稍長居窶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間游丁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爲折券曰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

弗謝去當推擇爲子弟員試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輙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貧所授經諸生脩贄輙以分諸昆弟毋異儲久之舉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毋害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爲潔脩自矩寡合退曹僦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亡貴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所賦掇口囁嚅索管染側理竟促鏑之筒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撥

時疾在部中凡相嚴所愛幸監奴中外戚黨持
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置視以爲下廐公
獨禁弗予馬奴恚即榜繫之臺使者爲請弗得
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讞即宅顯
貴人居閒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命
者公遣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爲高皇
帝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妝王之舍人
子王亦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
得無虞身耶公曰吾虞瘝三尺耳不能爲七尺

計民舍灾公馳而拜之反風風火息已捕逐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兼攝七道篆事如剸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謁報相嚴無加禮相嚴復用前事内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猺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干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櫛之咸惴惴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擻其衝捕虜首百餘設伏夜擣賓利猺降之土兵當調

而比禦倭公戒毋後期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賕輒僇以故兵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脩明學官令風諸弟子衿裾其𩂣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箐砦冐瘴毒寖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四十四云其爲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倣

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衆體未備云

陳子兼

四川右布政使雨泉陳公諱鎏字子兼吳縣人舉進士爲工部虞衡司主事累遷都水司郎中擢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轉湖廣右參議河南按察副使以御史孫昭論調歸里中積數載起家補雲南遷四川右叅政遂爲其省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一旦移疾致其事歸又數載乃卒年七十公爲人坦洞不設城府寛然長者而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榷江陵稅再起婆娑滇

蜀皆天下饒地而晚不能具中人產構一堂廣袤僅尋文而扁之曰巳寬公善八法精行草擘窠怪偉遒麗而其於榜署書尤妙所撰詩文亦洒洒頠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輕刀短屐獨游山水閒客召之飲即飲飲少即傀俄坐睡不復問孰主也其任眞類是

鄭元侍

鄭廷鵠字元侍瓊州衛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即上便宜司空奇其才居三年閹豎亥目不敢干以私以父艱去起復禮部儀制司主事尋給事吏科轉工科以京師地震條陳黄花鎮古北口等處俱京師後門屬者設石匣營恐城孤力薄請遣司馬侍郎督之築關城增水壘夏澇庚不爲齧秋高虜無所乘貴州地連三藩勢不統一總督廵撫不兩置置一控三

重其權于法便京師草場併御馬等領之者率歲遷因以滋弊願三年爲限蘇松等郡以才賦雄天下乞專設參藩董而責成之四者皆國大計也庚戌當大計吏疏皆手出以公正稱又論三途取士及黎情諸疏無慮數十上陞江西督學副使轉參政以母老乞終養居石湖爲娛撫按官交薦之廷鵠性介謝官屏居濶於問遺竟不起著述數十種凡百餘卷

楊虚卿

楊公名載鳴字虚卿別號武東江西廬陵人也其先文貞公士奇爲時名臣嘉靖戊戌成進士授廣東潮州府推官行取補吏部稽勳主事累官至通政亮節峻履不媿其先公詩逼杜文睥睨周漢晚浸瀰王蘇汪洋所著大拙堂稿若干卷惠州志困畬録并行于世與余先大夫同官吏部余得之過庭者頗真殆非阿私所好也

楊君謙

公名循吉字君謙蘇州人也爲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踔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難致仕何郎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合出敝冠服羸輿

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　上所幸愛　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　上輙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鞈戎錦巳怪之循吉又秉勢語多侵守令巳見　上畢每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巳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閒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

愧悔汗洽背謀于賢乃以他語懇　上放歸歸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有詩文集金小史吳中往哲記而奚囊樵纂未成書

都玄敬

都南濠先生穆字玄敬由丹陽徙爲吳縣人先生生而嗜學能爲古文辭數奇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奇而言之撫臣何公提學林公擻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改南兵部武庫巳遷虞衡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爲請於　上以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爲郎數奉使必游游必凌

幽險探奇勝攷究掌故搜金石古文摹搨抄錄亡少挂漏歸老之日門無雜賓竈不突烟意澹如也惟日以讐討著述爲事卒之日家唯藏書數十卷所著有南濠詩畧文跋詩話賓話王壺氷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瑯學士大夫爭購而藏之以爲帳中秘

陸鼎儀

陸太常公釴字鼎儀崑山人其先冐吳姓會試第一人　廷試第二人始奏仍陸姓授翰林編脩預修　英廟實錄成遷脩撰侍　皇太子講讀公貌清癯善爲容止當進講　皇太子目而亟稱之滿九載擢右春坊右諭德　太子立是爲孝宗進公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充　經筵日講官再賜白金文綺楮幣屬羸疾予告馳驛歸亡何卒訃聞賜祭及葬官一子爲中書舍人公之

在翰林以端謹清峭稱其爲文簡勁有法而不
喜爲敷謏詩亦如之所著有春雨堂集若干卷
有張泰亨父者與公同里同年同館而蚤死其
詩寔勝之

王祿之

王西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美姿容性穎敏善書畫爲古文辭連擢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屯田主事改吏部之考功轉署文選員外郎數行郎中事先生持選法不肎阿私尚書鋐漸以得郄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爲嶺南幕官尚書用例格先生謫倅眞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太宰李公默雅重先生奏起之卒不應最後相國

徐公階爲政以大名倅起先生即補南選部謂
旦夕且卿列先生復不應亡何膺末疾不能言
竟卒年六十七先生有書癖所抄録古文籍至
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人以書畫求
者不肯輙應杜門却掃一室之内琳瑯金薤謐
如也

彭孔嘉

彭年字孔嘉長洲人少游於徵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讀誦遂皆究通之徵明大稱焉名目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相風爭相慕　有名於仕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先生乞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廩食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殭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雅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

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

跡遒勁貴於時

王履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涵峯公守字履約吳縣人也公爲諸生時與其弟寵俱工秇文筆札之事而名不如弟然狀貌特偉麗舉止詳華時人咸器之成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出按秦地邊事還爲都給事中遷光祿少卿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掌院事兼督江防歸還右副都御史理留儲毋憂歸服除補總理河道之任不久卒公孝友愼肅隅

有幹理才與物無忤而厄于年未究時咸惜之

王庭

江西布政司右參議陽湖王公庭長洲人也舉進士歷南曹郎有聲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精勤於職然公素恬退少宦情累乞骸骨不得請既遷參議遂決歸公歸僅及艾與故文待詔先生徵仲王吏部先生祿之日從事山水觴詠間優游自適而公尤以耿介守節不苟稱晚歲過老頗健忘其子孝廉敬臣悉精力廢學業而顓共養焉公得其寬終壽八十餘

茅順甫　　高文中

茅鹿門名坤字順甫浙之歸安人以舉子義爲海內山斗由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平生喜詩篇所著有白華樓藏稿又有玉芝樓及髦年錄等集其品較古人書甚精當古今文皆足名世誠一代人豪也

高光州名應冕字文中號頻湖仁和人以鄉舉爲綏寧令遷光州守歸與田豫陽輩結吟社於西湖有集二卷乃茅鹿門所選定云

馮汝強　馮汝行　馮汝言

馮惟健字汝強號陂門一號冶泉青之臨朐人嘉靖戊子舉人未筮士而卒馮氏爲青名族昆季才擅海嶽陂門之作奇思駿發古選沖逸近躰嚴整蓋傑作也

馮惟敏字汝行號海浮少洲兄也詞雖逸而氣未雄律雖協而調少遜然三伯仲俱以著作名家馮氏信多賢哉

馮惟訥字汝言號少洲陂門季弟也嘉靖戊戌

進士官江西左轄其詩俊逸秀麗縱横繩墨間時出奇峰亦騷壇一大匠也

侯舜舉

公諱一元字舜舉別號二谷溫之樂清人也以進士補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精爰書所讞决必據律然時時參伍以情郎有所縱舍廷尉莫能難也尚書顧公璘周公用當大審必挾公從曰郎不悞我其所與游諸曹郎若王君問皇甫君汸蔡君汝楠王君廷幹張君謙許君應亨皆海内知名士工爲詩每讌會餞送一詩出爭傳寫紙爲貴而公尤膾人口屢遷南京刑部郎中

進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北道署故在省而
海北相距千里而遥公諸所條教按覈如覩人
以爲神省試入棘提調程式文多出公手遷河
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至則勤習騎射信賞必
罰所部皆悉成精卒以兼署真定秋防倒馬關
乗月登樓賦詩居然有越石長嘯風亡何遷廣
西左叅政公之在大名以不能得其地要人指
當大計吏其人嗾言官摘公御史大夫周公延
獨持之曰昨計吏無不譽侯生者而毀遽及之

何當也於是公得用參政秩調雲南亡何進廣
西按察使靖江王之宗屬指衆而驕嘗闌出城
外又時時泅臺司白事請祿公一切以禮禁之
故事諸小宗各有長有非分而覬覦爲長者公
執不許三江口陽朔要地也腴而險猺寇廖金
牙謀據之公急馳書兵使者代其謀寇遂平自
是遷徙内地爲河南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
使布政司利藪公以廉持之出納必時輕重取
準卽庫官吏毋敢染指謳謡載道故相嚴嵩籍

貲不登數頃株累它親曲公從容調停得以毋
大累尋提調其省試得士居多不以自名入覲
歸上疏乞休用年迫力衰爲請時相止之勿上
而它給事緣指亟抨公其辭公數語也報致仕
邸吏馳歸白公公方同三司入見御史從容言
宮中事既畢乃起白奉 旨致仕不得復事左
右矣再拜而出御史與諸寮皆愕眙出不意次
日公遂行餞車塡溢父老爭挽攀不得發公談
笑自如無幾微見顏色提學徐君熿贈公文以

爲得定性之學時謂之知言公歸創環璧書院伊湖滄蕩在月闕西圃有樓榭臺池之屬花事踵接折簡命客登高臨流雅歌咏詩盡東南之勝者餘二十年人謂永嘉山水自謝監發之晁後乃得公然謝監躁而猵公雅而恬不相當也公性好施予急人之難踰於已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之内外亡不濡潤公者而公帑不時竭每謂薄田僅十頃不能如鄭公業多此心庻幾不愧也公素善墳籍一目數行俱下老

而愈篤嗜之未嘗頃刻釋手所著詩文集爲卷

凡二十舉子業爲卷二皆時所珍惜

陳敬甫

陳堯字敬甫世爲揚之通州人弱冠舉於鄉名聲驟起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治清江廠有廉勤聲累轉營繕郎中值建造繁興公省金錢以數十萬計擢知台州府調知南安府皆稱良二千石已而轉長蘆轉運鹽使鹽課驟增而商不病歷任廣西右叅政貴州按察使廣西布政公之在貴也以持宣慰安萬銓事與廵按御史左在廣西復以持知縣康建勛獄與廵按御史

左兩御史同鄉人衘公刺骨謀中公以陰事竟不能爲地而公用積勞拜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其治白蓮教曁大酋鳳繼祖皆以不激成功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巳而移疾歸所著有梧岡集梧岡續集史衡大觀樓漫錄諸書

陳建

陳公名建廣東東莞人以鄉舉爲縣尹罷歸建狀貌寒素人望而輕之然性縝密積學習于當世鄉人故翰林黃佐復資其載籍以是究繹益邃乃自洪武至正德末編著行事曰　皇明資治通紀若干卷又著世務宜興革者曰治安要議時講學者皆尊陽明排斥朱傳建遂推本朱陸條分縷析爲學蔀通辯自序先是羅整菴作困知記致書與陽明辯其旨頗同於建建後至

南京欲上所著書會病卒

凌季默

凌公名約言字季默烏程人也少有異才又承家學涉躐廣博網羅百家言試必高等苦抱心疾不能終試由選貢中嘉靖庚子應天鄉試授全椒知縣歷汚陽知州廬州府同知南京刑部員外郎所在咸有政績性開爽踈朗不爲町畦瑣鄙之事與人和然其介有嶽嶽不可奪者在廬時嘗受檄清理鹺務宿弊爲洗揉 三殿花石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甫三月報

完　詔齎金帛加等有居閒而㯋金於茶及酒者發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有勢榷求郡縣賂不得輙加辱公獨義形于色其人愧反加禮焉嘗曰郎以請非義干進雖斷頭陷胸弗為也以母老請告服除不復起所著有鳳笙閣簡抄椒污等稿見者無不推服云子廸知嘉靖丙辰進士工部員外郎述知光祿寺監事遇知國子生郎更名穉隆者別有傳

嚴文靖

公名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進侍讀超拜學士尋進太常寺卿兼學士再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進禮部尚書改吏部前後兼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亡何以病予告歸公少通穎工秇文善書嘗一主試應天鄉試及會試以撰玄文嘗 上旨得驟貴重所賜有綉麒麟蟒服它賞亦稱是而性畏愼每 上一命下皇恐跼蹐

無所容在吏部時而徐文貞公階當國益自勵
爲清公苞苴不行然銓務多文選郎陸光祖主
之拱手而巳既歸病良久則父封公與母夫人
尚無恙其家慶與李文定公春芳相埒于江南
北而公之爲恭謹益甚雖少年書生與之講鈞
禮所賚予寛貸其聲多在閭井畎畝間積二十
年而後卒壽七十四其卒也咸嗟惜之訃聞官
給葬祭賻贈少保

劉介夫　　洪舜臣　李少偕

公名節字介夫號梅國大庾人以明經發解江右登進士高第歷中外有聲其爲都御史保釐東魯日多美政可傳天才夐異詞藻逸發倚馬揮毫立可盈紙其子魯初輯寶制堂私錄乞林公廷棉方公豪爲序而梓之後又有梅國集行於世自聲詩以及諸文自奏疏以及儷語種種俱列洋洋纚纚抑何備也

洪公名朝選字舜臣閩之同安人嘉靖辛丑進

士由南部郎兩任學使累官侍郎所作大有氣岸類其人

李公名時行字少偕號青霞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出宰嘉興晉南京兵部主事以事巳官遂不復有歸志徧遊吳越齊魯諸名山所至寄情詩酒蓋落落世故者無所嬰於中者其詩琅琅可誦

瞿文懿

公諱景淳字師道蘊之常熟人也公之爲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爲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爲蹈狥所謂朱絃踈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爲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

也會提學御史衡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援公自棄卷寘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林院編脩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内閣理　誥勅封懐慶諸王爲副使奉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侍奏太孺人與偕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主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爲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奏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

讀學士視翰林纂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亡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爲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　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　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食二品祿公感奮曰　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疏請告不許會病小間強自力北比朝留侍　經筵脩　先帝實錄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

骸骨上廉公僃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遂
卒訃聞　上爲下所司治葬　諭祭二壇
贈禮部尚書太常定令謚蓋異典也公爲人孝
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爲
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
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最重君相臣而
無畀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
氣其介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　旨徙鳳
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惧謬爲恭敬餞迎用[illegible]

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㡬難公故亦弗納

也而　上已密使詗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詗狀

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

使當如是耳公之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

嚴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

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

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遥度

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

而賊日夜蹦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

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箴我然數巳目攝公矣公領治　誥勅而陞太保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公執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公公笑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卽祭酒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

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咲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勁甚而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迁数迁公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是迁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所爲程式文行世誦之以爲法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投筆而應之有餘功其揮洒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蘓春容乎言之也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朱子价

朱丹濬字子价寶應人中大夫應登子也幼即好古文奇字解音律作詩句已卓犖不群乃弗屑屑於舉子業早已先人故識關西李夢陽於京口追送高沙許其家學淵源侍姑蘓顧璘於息園觀花上方玩月見所賦詩稱賞不已遊白下與吳人王寵交握手談藝相得驩甚恨相知之晩兢肆其力於漢魏六朝間務探作者閫奥久之盡以平日沈酣經史百氏者一吐其葩於

著述機軸必自巳出不落他人蹊徑成都楊慎爲選其七十餘首以傳且序之曰射陂子之詩犂然當于予心可必名今傳後無疑是時雖未第而名巳騷騷起海內矣年四十四始舉嘉靖甲辰進士爲浙之烏程令烏程劇邑賦重而政繁乃勤敏廉靜行以愷悌宿蠹積害一切爬梳靡遺茗雲閒有詩社長興劉麟免大司空歸主之政暇則徃從其遊徜徉於峴山亭碧浪湖倡和竟日亡其身之爲令也無何擢南京刑部主

事遭母憂不赴服闋仍補南刑部轉兵部車駕司負外郎禮部主客司郎中留都事簡常閉戸讀書而素工筆札門外持縑素求詞翰者纚纚不絕得尺牘者咸藏以爲珎居三年所乃陞九江知府郡本貧瘠當水陸之衝舟車廚傳日迓送過客窘于百費則縮補移綴以給疲劇歲侵則請粟賑之新濂溪書院以館諸生經講授者二百餘人靖節祠白鹿洞皆脩飭毀廢倡舉風化建青居館于圓通寺右爲往來士夫駐驂之

所又欲議移都昌團山驛以紓德化供給之困
事雖未行而江州之民德之矣辛酉　景王之
國日藩病憊猶從卧榻中調度凡費心劬神瘁
竟以是秋卒於官囊惟俸積百金僅足給喪諸
圖籍充溢几篋平生詩文有山帶閣集三十卷
論者謂成湯陵廟碑朱氏世錄序足稱名家云

李于鱗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illegible]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

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擴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

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于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寖以劇守文法

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
鱗籍籍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爲
名計出曹一羸馬䰄䰄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
舍郎徐中行梁有譽吳人王世貞及吳舍人國
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
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
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
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衜邊帥不通賄
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

功名致大将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
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容拳講鞠躬睨上官
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與坐堂皇揖屬
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與除脫若承蜩矣
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
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計臺使者手自削
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巳之然于
鱗暠暠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
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

以顧得請白嬀志嘗勵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
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将作供比真
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
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黄榆
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
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
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湍三載贈郎實如
于鱗官毋張爲太恭人尋擢陜西按察副使視

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
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
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
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
老家居遂上䟽遂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
而欲畱之度巳發無可柰何爲特請予告故事
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黙二人耳于鱗
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日它

無所涸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
息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
報謝以是得簡倨聲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
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踁而走四裔復用薦
起浙江按察司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
切治辨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
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皷舞相
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
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

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于世

許殿卿

許邦才字殿卿號空石濟南歷城人嘉靖癸卯鄉試第一官永寧刺史遷德周二府長史王元美序其梁園集云始殿卿與其鄉人李于鱗游所倡和獨多曰海右集計殿卿之詩侶遍天下其所願當者獨于鱗耳乃去之爲王官而諸王徼侯無能相引籍居壘壘不自得益專其精於詩而結好乃在千載之上凡其所不能得之於于鱗而欲托之於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

馬長卿者即無論其言其志固可念也今游客士大夫求斯園於夷門繁吹之間固以失之而睢陽之傷烟荒蔓迷於焦嶢坡陀者固不可以目指追數也毋亦其所恃以存者特枚叔鄒二三君子之言乎更二千季而游客士大夫又安知其不因殺卿之集而求所謂梁園者於大梁也

周叔夜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峯公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横益下筆千言不能休常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辦生此語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平度州知州多惠政時藩府閹縱奴奪民産有僉事某者捶其奴斃之獄閹嗾王奏之將擬重辟當道檄公再訊僉事竟得如故官旁郡饑民掠食幕府將加勦公曰此輩赤子饑求食耳柰何激之爲變亟作小木牌數

千爲招輯語散置四郊皆得就撫爲良民銓曹因攷公治行最擢繕部員外督厰淸源州人遮道哭送立祠生祀之在淸源會河勢將決公爲禱于神募民囊土築堤身立赤日中督之堤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得無魚巳擢湖廣僉事除宗廉五將軍豪横殲巨盜劉某于江黄間聲稱尤籍會丁内艱前後哀毁鷄骨服除竟不復仕優游林泉者逾七年足跡不入官府歲饑食糈不給閉閤食貧終不爲人關説一事時或摂

小艇携圖書數卷游吴越佳山水閒絶不令人知其他隱德不可勝紀廟堂方大用公超拜廣西督學副使竟遘膞疾卒朝野惋歎諸生請祀學宫因私謚公于鄉曰貞靖先生公文駕軼蘓長公詩歌類太白巳稍出入歐曾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所著有西齋日録學道紀言及周叔夜集行於世

涇伯王　李伯承

公名道昆字伯玉歙縣人也嘉靖丁未進士由兵部主事至兵部左侍郎其爲主事時先大夫爲其曹長且比屋而居與公交莫逆余母與其夫人蔣氏亦稱莫逆壁間開一小門每兩曹郎入部時兩夫人亦聚首而談是時公竭力於古文詞名甚著而余才離襁褓不知所嚮往及公巡撫湖廣晉兵侍乃因父執故時時得請益焉見公架上牙籤不啻萬卷睥睨久之公曰而無

苦其多也此不過備檢証耳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宗譬之漢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三傑耳余又問類書何者爲佳公曰此等書譬之正陽門前市碎繒者終不成片段生平不喜觀之是時副墨巳盛行尚未有詩及太函集出卷帙頗富而詩亦脩矣弇州先生極相推重海内亦有定評余小子何敢置其一喙

符卿李伯山名先芳字伯承山東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嘗爲新喻令游意詞章馳聲藝苑所著李少卿集卓然名家矣

張太嶽

張公名居正號太岳湖廣荆州人也嘉靖丁未進士由館選至少師其生平未得傳志不敢輕述惟記其賀李石麓轉翰林學士詩云魚珮初懸入禁闈承　恩新寵奉宸輝沉香花發仙人藻雲錦絲裁帝女機直曝日聯溫樹近退朝宵捧　御蓮歸上林有鳳栖梧竹却放寘鴻海外飛又泊漢陽望黃鶴樓詩云霜楓蘆雪淨江烟錦石流鱗清可憐賈客帆檣雲裡見仙人樓閣

鏡中縣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天無
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詠獨鳴舷二詩皆俊麗
清爽萬曆辛未先進於禮樂全章程式出公手
博士家至今誦之

林貞恒

公名燫字貞恒號對山宗伯公子也嘉靖丁未進士少有異質日誦萬言伯父康懿公曰後代而濟美者此子也督學江公以達奇之過康懿公曰公家千里駒也華亭平泉陸公得南宮卷奇之此必有家學者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景王出閣充講官分宜用事子世蕃邸第與公居比舍挾以要公曰王之國講官當遷長史使人道意公正色拒之後不果還徐文貞當國思

大用公自洗馬擢祭酒祭酒公署創自文安歲久圮甚公捐俸新之曰此朝夕先公也訓士一遵先軌陞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會中官奏脩九陵意有所取　上命公往勘公奏言惟長陵應修耳　上允之省費鉅萬中貴側目公當北虜犯邊條陳七事後改吏侍經筵日講語多剴切俄有旨調南佐南銓者五年署篆禮部魏國子長邦瑞已谷大學復以少子邦寧請當事者惑其私陰主之公曰以孽奪嫡非制也魏國

門客爲請于公輒不從未幾言官聞于　朝竟
襲邦瑞萬曆改元進公南京工部尚書裁冗濫
禁請托曹務一清改禮部以毋喪歸部使者薦
公中外望柄用公亦留意當世朝章政躰人材
吏治無不熟計立朝風采傾動一時人和高文
端公蒲州楊襄毅公尤推重公每事咨决獨以
正直忤江陵竟不起用惟徐陸二公歲一寓書
重知已也家居毫髮不苟舊廬迺燬假康懿祠
以居蕭然如寒士或勸公貽書政府公曰此先

司馬家法也門生故舊書問不絕稍涉非意則
謝曰吾發頽也終不以晚暮易節甲戌大旱公
憂桒梓禱於鱔溪廟大雨庚辰夏又旱公禱如
初觸暑嬰疾遂不起云前一夕星隕訃聞
上愍悼焉遣官祭葬里中士民請于兩臺祀公
于社扁曰清忠祠葢紀實也公敏而好學于書
無所不窺發之詩篇一遵唐軌所傳有學士集
至於文章雄深渾厚絕類司馬子長

王元美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晚自稱爲弇州山人公生而美姿觀風釆玉立六歲出就外傅輙嗜古文辭十五巳淹綿如宿學屬有鬻寶刀者其師戲令公詠之公應聲曰少年醉舞洛陽街将軍血戰黃沙漠師大詫賞丁未舉進士文名益大謀長安時巳有忌之者一知巳謂公曰子才故應館職然必客有所附而後得公正色曰以附得館某義不爲也竟弗與選久之授刑部

主事曹務旣簡益以辭賦自雄與濟南人李攀龍廣陵人宗臣武昌人吳國倫吳興人徐中行稱同調曰五子詩文幹格尚高華俊亮聲稱翕然諸子竝高才公才大直籠罩諸子而公最推轂攀龍固安崔令者强項持法嚴厰校以事干令拒不納銜之黠吏誣令盜藏校遂嗾厰巨璫捕令羅織無所得覆送法曹公立白之竟坐吏戍而令還職其偘偘持正類如此公才高一世所與二三曹偶率當代後物意不能亡所睥睨

人多側目而相嵩才公欲引公爲重弗肯也于
是公旣始此矣銓曹兩擬公學使皆爲嵩沮久
之始遷青州備兵使者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
人行刼有司不能禽制公至大閱兵練士器甲
騎射營伍一新嚴保甲懸購盜賞善鉤距法萑
蒲往往竄他境去神明聲日聞于都下相嵩滋
不悅公亦知之謀去而避禍巳未弟世懋復舉
進士公喜曰吾息肩此其時哉将爲乞身計而
司馬之變作矣先是楊忠愍公繼盛抗章劾相

嵩專權誤國下獄公訪之獄中相共飲泣繼盛
以其孤託公繼盛妻張氏上疏願以身代疏草
出公竄削及繼盛死東市公新爲含歛哭葬而
遣一使護其喪歸司馬公在鎮聞之亦搤擥詈
嵩嵩聞而切齒日夜謀所以阱公父子逮司馬
下　詔獄公聞而急解官奔赴　闕下將求代
死司馬聞而急止之是速吾死也司馬竟伏法
公痛不欲生會　莊皇帝御極在宥與弟懋詣
闕上書訟寃　詔復原官公尋以薦起大名兵

偹力辭不允當道及内外戚屬咸以大義責公
不得已勉起赴官酌昬喪變風俗裁供輸蘇民
困聲猷卓然居一歲遷浙江叅政去墨吏之蠹
民者擊強宗巨室之豪横者吳興久雨民貧者
枵腹而待盡富者閉囷以求羸公捐俸設法勸
民入粟備賑又上疏改折十五萬民賴以全尋
擢長晋臬入澤宮錄文多出公手爲諸道冠丁
毋郁憂服闋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爲
太僕寺卿頃之擢御史中丞撫治鄖陽風稜益

著不悅於江陵授意言者齕公歸越一歲補應天府尹公未行言者復希江陵指論公于是歸而世念漸灰始究心性命大事尋以薦起南少司寇力辭遂得予告旋復起南少司馬已遷刑部大司寇乞骸之章三上得歸歸而病旋發臨殁不怖不亂精爽湛然公天挺靈喆博極群書焞擘鴻蒙礫裂今古宇宙之間亡事不知雖胥臣鄭僑更生茂先東方曼倩梁四公殆無以過才氣雄偉骨力勁蒼下筆雷霆擊飈馳嶽立海運

境與神遇法與心鎔萬象總而亡極元氣蒸而
日新靈機鉅軸海内懾而宗之議者謂我朝文
章自李何而古至于鱗伯玉而精至元美而大
知言哉公少以才自雄意不可一世晚而身經
多故益歸恬和文章鞭撻千古陵轢往喆字挾
風霜望者辟易而性度寔弘厚長者高風鴻名
爲後進領袖於戲盛矣

宗子相

君諱臣其字子相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居吴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爲興化人而興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其室人始姙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爲人秀髯眉豐下目光奕奕傷射負氣豪儁自喜當其踰戲時習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搆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太公異之爲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

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薦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公文而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及吳王世貞游益相切劘爲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會外多不復酧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

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爲强起有遷人陳丞者緣又舊出百金莊君不悦曰丞爲蕪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者数也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去罷自是贐贄俱絶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爲文選一季遷稽勲員外郎君强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嘗賻故楊忠愍公楊亦以糺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

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君取道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爲文記之復諧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太公趣之任恒跂日徵之以不辨具裝故太公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裝出月俸三十金予之乃克往君至而疑有倭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者内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入甫畢賊至衆懼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

者百人置要害間手百金人爲勞且約曰傒三
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淩睥睨上
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
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
出省欲縱公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
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慴
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
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爲式久之遷其省按
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士坐堂　皇上

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爲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造請文事塡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嘔吟非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訃聞兩

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爲社稷贖宗君也則曰誰爲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爲贖宗君父母我也御史献科下諸郡祠君名宦春秋祭勿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横放雄厲莫可得而羈銙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説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

為籍毋寧為季此豈跼蹐轅下老土壤者哉乃
其孝友潔廉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爲文土吐
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

吳明卿

公名國倫字明卿號川樓興國州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南叅政穆文熙評云明卿律法精嚴光燄動人有明珠走盤之勢蓋在七子中可以方駕于鱗元美矣王元美巵言云才不勝宗而能求諸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景相配又云五五七言律巳極玅境敬美稅圃擷餘云五七言律他人多於高處失穩明卿多於穩處藏高

謝茂秦

謝榛字茂秦山東臨清人貧無呂衣食单身旅游趙王譙浹好文招引四方曉文義者處彰德時與晏賞借其筆札詶遨近士大夫於是榛亦至初敎製小令奸邑顯人因得見王王稍資給之然榛一目眇躰貌庸鄙而口又澁遲不便快王不甚禮每因吴客顧天臣鄭若庸輩白事時有陳乞王達意爾巳巳而學爲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抵面見客語倀倀若騃人終席不

自客所謂何或偶觸堅壁跌足下坑塹不覺也以是詩益工自號四溟旅人久之濟南李攀龍吳下王世貞輩結詩社高自標置攀龍以鄉里故間操其詩示同社曰有布衣人若此衆大駭曰若布衣邪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尋携之京師力爲延譽一時都下喧喧傾賭四溟矣然榛少不學爲詩患少故寔每見一字一事則識以俟之歷年不虛置至必得佳對乃構成聯故近體絶句多可頡頏名沵而至大篇古調則猥

顛本末終莫自覆也榛既以詩重諸公間而又能平白盧柟獄聞之者益義榛而榛亦扼腕時時爲人說之攀龍以刑部郎出知順德榛以故人往攀龍適有他故不得極視故人故人坐市樓望日昳無所見大怒聲言故人欲去攀龍令吏先趨奉十金贐曰太守且至榛缺金少挍之地罵攀龍隨公幹完出省故人而榛顔詞轉惡刺刺不已攀龍不得已上輿還猶遣吏持向金贐之榛竟取金去榛至京師頗爲人道攀龍治

順德無狀不任爲守諸社中人廉其故移書四遠誚讓榛榛名頓減而攀龍作絶咿榛文云當是時榛實負不直無所自解而趙王亦薨王所招諸賓客各散去榛老益窮有子五人無生計事事悉仰榛榛日伺謁諸宦游門少所顧者已而走大名大名守鄉人也頗與假借有妓兒與交夜挾之逸去其家憚太守不敢追乃詰潞安諸王孫當或有好事者而竟寥落也后藩臬官一致之則榛與妓乘破轎敝帷前後道上行道

上人送目傳笑之日作詩投人迄無佳語而名益衰榛初刻集曰四溟旅人集巳曰游燕集顧性善疑多變歲有改異叔宇剜徙過半而所更反不逮舊在山西時汾州孔天徵與賡和曰同聲集然其風益下不如孔也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九終